

74
6641
14



174
664
14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

經禮通考卷第五十 喪儀節十三

喪儀節十三

小祥

儀禮士虞禮記期而小祥

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云歸祥肉○疏引檀弓者證小祥自耐以後至三月小祥故云期而小祥是祭故有肉也

曰薦此常事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疏一辭異也

教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期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

不復及其皇祖與耐異

萬斯大曰卒哭耐祭繼三虞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去耐大

祥之去小祥為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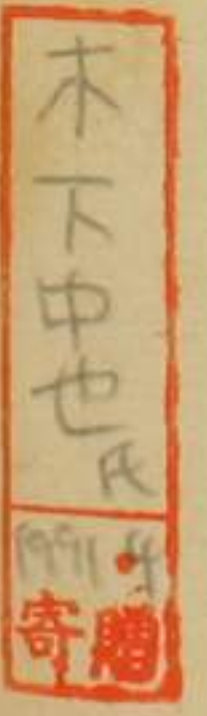
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倣特牲饋食

禮為節自筮日筮尸宿賓以至於獻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則小祥之節也自筮

日筮尸筮賓以至於賓主黨旅酬交錯則大祥之節也特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如特牲禮冠端玄爾

乾學案士虞禮篇末其言大小祥祭但言期

禮記通考卷五十一



91-0791

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並不言祭之儀節若何唯前記禘禮有其他如饋食一語鄭注謂如特牲饋食之事夫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而謂必指特牲之禮乎故賈疏亦疑之唯據專膚折俎句辨其為如特牲之禮愚則謂虞為喪祭卒哭祔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祥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爾欲知大小祥祭之詳者尚於特牲饋食篇考之

篇見下卷

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嘒之眾賓

兄弟則皆嘒之大祥主人嘒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注嘒皆嘗也嘒至齒啐入口○疏主人之酢嘒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嘒之也眾賓兄弟皆嘒之者亦謂祭未受獻之時嘒之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嘒之者謂受賓酢之時主人嘒之也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嘒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之酢但嘒之而已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曰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大小祥祭皆為之也

萬斯大曰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且卒爵練祥吉祭何以反止於嘒啐孔疏云此主人嘒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眾賓兄弟嘒之飲之謂祭未受獻時也賓酢止於嘒啐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於特牲禮者不可不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方慙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注臨事去杖敬

也濯謂既祭器也○疏練謂小祥也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雖有要經病尚深猶有杖履是未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日筮已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謂殯者變服猶杖今既告三事辨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敬賓故也筮日與尸皆有賓來屬當臨事時去杖今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此謂練也○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練小致爵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略於禮未備也

方慈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於禮為不及故皆以為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甯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吳澄曰凡吉祭醑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比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疏作主在十二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

黃幹曰案張子曰耐與遷自是兩事耐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今案橫渠之說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說復反

魏了翁讀書雜鈔遷廟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于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禘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豈入廟用尚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

乾學案鄭氏士虞禮注凡祔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其注玄鳥詩則曰君喪三年既畢歸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與注禮言小異賈公彥遷就其辭故云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也左氏傳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言善矣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顧自周以後皆卒哭乃祔開元禮獨於練時行祔禮不可解也

萬斯同曰穀梁言練而作主壞廟鄭康成從之張橫渠黃勅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疏因之呂與叔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眾言淆亂如此將何所適從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為據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期儀禮載記無明文幸有此

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既用於虞祭之日則練主曰練必用於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為練主而不用之於練祭者使其仍祔於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既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於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為練主而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於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虞主無入廟而還寢之理愚既常辨之矣練主亦豈有入廟而還寢之理儻與還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國君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爾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練主不入於新廟與言入廟復祀於正寢者皆顯背孔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穀梁之言又如彼則作主即以入廟而遷廟即在練時章章矣又何疑

乾學案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辨見五十
二卷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疏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已國家事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疏謂庶子為大夫士練後各歸其宮也○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練而食菜果注果瓜桃之屬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期而小祥居堊室

寢有席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及庶人附小祥祭○主人有司先制栗

主并跌匱等如喪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

室設蒲席周喪望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

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其日夙

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

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

主入置於舊靈座祝開匱奉出栗主置於座訖設几於

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土儀掌事者設罍洗筐於西階西南如初筐

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

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罍罍者

先入立於罍罍之後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

升就位應拜者立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

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

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履婦人素服吉履相者

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

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

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

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

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

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某父

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稱孤子某明粢薌合薌

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祗薦祥事于考某

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

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相者引主人

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主人依次立祝闔戶與執樽壘者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闔戶以降其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俱祝闔戶以降無置主儀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政和禮品官喪儀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具饌如盛奠其日夙興祝先入室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周服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履婦人素服吉履贊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設

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就進立於靈座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孤子某母曰哀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諡尚饗祝與主人拜退復位次引亞獻終獻如虞祭之儀內外再拜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降自西階就次內外皆出少頃徹饌闔戶降出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庶人禮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於堂東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周服

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巾履婦人素服吉履贊者引主人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虞祭之禮自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

司馬氏書儀小祥○將及期年先以栗木為祠版并跌皆如桑版之制考以紫囊妣以緋囊盛之各有藉褥貯於漆匣於十一月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既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辭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

日祇薦常事于先考某官姓言某封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爾

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退或不卜則從初忌日小祥前一日主人及諸

子俱沐浴櫛髮剪爪眾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眾婦滌

釜鼎具祭饌如時祭主人主婦縱不能親為亦須監視務極精潔丈夫婦人各設次

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間傳期而小祥男子除平首婦人除乎帶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

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

別設座於靈座前卓子之右東向別置卓子於靈座東

南西向置栗版匣及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

北向使善書者西向立題栗版畢以蠟塗炙令入理割

拭之復納於匣祝盥手奉桑版置於東向之座次奉栗

版置於靈座舊位出之藉以褥主人盥手焚香斟酒酌

之退少立祝執辭出讀曰年月日孝子某開元禮小祥祝文猶稱孤哀子案士

虞禮耐祭已稱孝子故今從之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氏來日小祥栗主既成
伏唯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祝興主人再拜哭盡哀
明日夙興執事者設立酒一餅酒一餅刀子拭布酒盞
注於卓子上在東階之上西向設香卓子於靈前堂中
央置香爐香合香匙於其上裝灰餅設火爐湯餅火筋
於西階上對酒餅設盥盆二於西階下一盆有臺供親各有
帨東上乃具饌陳於堂門外之東質明主人倚杖於門
外喪服小記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入於堂注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入與期親各服其服坐立哭
於靈前如虞祭之位若大功以下有未預祭者釋去華盛之服哭盡
哀主人及期親出就次易練服及吉服復入就位哭頃
之祝止哭者主人盥手焚香如虞祭帥眾丈夫設肉食
主婦帥眾婦女設麩食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
斟爵酒如虞祭祝執辭讀曰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

先考某官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
不惰其身哀慕不甯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
此常事于先考某官某氏尚饗祝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哭
止亞獻終獻闔門啟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祝東向告
利成如卒哭祝斂栗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哭
拜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如虞祭祝取桑版匣帥執事者
徹東向坐埋桑主匣於屏處潔地
朱子家禮小祥鄭氏云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間凡十三月古
簡易大祥鄭氏云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間凡十三月古
婦人皆如卒哭之禮設次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
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
不復金珠錦繡紅紫唯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楊復曰案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
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經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
祥去首經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
服時並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為疎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為正

邱濬曰案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為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冠負版碎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著今考之韻書練溫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為小祥之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注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衣黃裳練緣葛腰帶繩屨注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經也繩屨用麻繩為屨也又喪服小記曰練皆腰經杖繩屨今擬冠別為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一加衰冠但用稍羅熟麻布為之其服制則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羅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經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案溫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經及負版碎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經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長裙令不曳地噫古禮以小祥為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為練服如古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羅熟麻布為之庶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立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降神如卒三獻如卒哭之儀視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脩食惟朔望未除闔門啟門辭神皆如卒止朝夕哭服者會哭始食菜果

朱子語類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儀節 祝出神主 主人以下入舉哀主人以下期親各服其服倚杖哭於 哀止 就次易服各出就次易服 序立舉哀 哀止少頃

降神自此以後儀節並同卒哭 祝文維年歲次朔日辰並同 明會典品官禮小祥○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 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眾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眾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

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辭神竝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甯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庶人禮小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皆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練服於其所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出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以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練服贊者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茶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常事

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

儀禮士虞禮記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又復也○疏此謂二十五日大祥

祭變常言祥者亦是常事也

徐元文曰儀禮虞卒哭之後尚有耐練祥禫四祭竝不言祭之儀節者蓋以禮祭之禮既做特牲饋食為之則練祥諸祭皆做特牲可知故不言也況士虞禮後即繼以特牲饋食之篇其意更可推而知矣特所異者常祭則有旅酬而練無旅酬常祭則有無算爵而祥無無算爵蓋哀以漸而殺則禮亦以漸而降至於除喪而禫祭始盡用其禮爾自注疏專指特牲為四時之常祭似乎練祥諸祭制禮者有闕文矣豈知特牲饋食固為四時之常祭亦可通於練祥之喪祭哉觀特牲贊命之辭止言皇祖而不言某氏配鄭氏亦以為禫月吉祭之禮然則作儀禮者以特牲繼士虞之後豈無意乎

乾學案大祥之祭亦做特牲饋食禮說見小

祥篇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

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綯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履，故不云杖繩履。不以凶臨吉者，下云大祥朝服，綯冠是祥祭之時，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問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為期為祭期

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綯冠是也。祭猶綯冠未純吉也。既葬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綯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疏：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即著朝服，謂縞衣素裳。其冠則綯冠也。至明日祥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前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注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而祭，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縞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祭猶綯冠未純吉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綯冠，故云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問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綯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綯冠。素縞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當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未大吉。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綯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綯冠也。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綯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綯冠四也。

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外

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作無哭者。○疏：外中門外即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室也。至大祥則不復哭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為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非也。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注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檀弓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疏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注笑其為樂速

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注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疏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然時人皆廢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

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

異句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虫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
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
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
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
笙而歌亦終曲矣
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注識其蚤也禮既祥白屨無絢縞冠素紕
故識其蚤禮既祥白屨無絢戴德喪服變除禮文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
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識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
絲屨以絲為飾絢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緇
絢純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總純也
方慈曰以絲為屨一絢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
蚤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絢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孔門高弟而失
禮若是疑或不
然故曰蓋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
以散哀也

張子全書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
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

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注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

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疏此言子夏子張者
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
而弦衍而樂闋子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
及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闋子至孝之人故
孔子善之

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又期而大祥有醯醬○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注此謂庶人也從政從
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喪大記祥而食肉○既祥黝堊注黝堊堊室之飾也
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徐秉義曰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
倣初虞為之矣至卒哭之後尚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
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下篇特
牲饋食禮是也特牲之禮雖屬四時之常祭亦可通於卒哭後之喪祭故士之

耐祭傲之耐既傲特牲則練祥禫三祭自傲特牲可知故經於大小祥祭止言祝辭之異而不詳其祭之儀節也所以然者卒哭以前之祭專為死者而祭猶在寢則其祭也主於哀耐以後之祭不專為死者而祭已在廟則其祭也主乎敬此所以虞卒哭則有士虞之篇而耐練祥即用特牲之禮也但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不行無算爵則耐祭與練同夫婦得致爵而不得旅酬原未純用夫吉也此以漸而即吉之說也至於禫祭乃始盡用夫吉禮觀士虞禮之後即繼其特牲之篇則作者之意曉然矣孰謂特牲專指吉祭哉又孰謂儀禮無練祥禫之祭禮哉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至庶人附大祥祭○前一日之夕除

聖室張帷又備內外受服各於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剪牢饌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內外各服其衰服竝於次哭盡哀除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味爽前六品以下云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唯祝拂几筵以出掌事者設疊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幕設瓦甌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具

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疊者先入位於罇疊之後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座前置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酒罇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父喪稱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姓云某夫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苾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淲酒餘同祗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疊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

匱主四品以下但掌事者除靈座闔戶而出間月而禫自大祥之後外無

哭者食有鹽醬

政和禮品官儀大祥○前一日之夕除聖室張帷備內外大祥之服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素服主人以下皆哭盡哀止掌事者設饌如初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諡尚饗餘皆如小祥之儀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內寢掌事者除靈座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庶人禮大祥○前一日之夕除聖室張帷備大祥之服

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如初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小祥之禮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子還於寢掌事者除靈座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司馬氏書儀大祥○再期而大祥於二十三月之末主

人卜日如小祥禮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禫服其

中今世丈夫禫服垂腳縵紗縠頭縵布衫脂皮縵鐵帶或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詣人家亦假而服之婦人可以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為衣履其金銀珠玉紅繡皆不可用開元禮云備內外受服禫祭云仍祥服又云著禫服案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為除服即著禫服今從眾其日夙興執

事者設酒饌香火盥器皆如小祥質明主人與未除服

者入就位於靈前立哭盡哀已除服者若來預祭亦哭於故位如小祥出就次易禫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眾男子設肉食主婦帥眾婦女設麩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酌酒如虞祭改小祥祝辭云奄及大祥又曰薦此祥事唯不改題栗主埋桑主外其餘如小祥之儀祭畢遷影堂及祠匣於影堂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朱子家禮大祥○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前期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

邱濬曰案說文黻淺黑青也今世無垂脚幘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繫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履

朱子語類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

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告遷於祠堂

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於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遷如前

儀節 序立主人詣祠堂前盥洗 啟櫃 出主 參神 鞠躬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

案前 跪 上香 酌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斟酒主人執注編斟酒蓋中畢少退立主婦點茶茶畢與主人並立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以跪下皆跪讀祝祝跪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請主主人進奉主於卓子上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裹暫置卓子上

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為高祖又改祖考妣為祖題畢遷主主人自奉其主遷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

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于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人廟某官

府君某氏某封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

曾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祖世次迭遷
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

祝文神主止書官封稱
呼而不書高曾祖考妣
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案喪服小記父母並喪則
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
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惟祔於祖母之櫛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
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屆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於祖妣於
禮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
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並同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畢祝奉神主入

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前哭止

儀節 序立以下辭神以上其儀節並同小祥唯辭神後添舉哀 焚祝文
祝奉新主入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安神主安神主於櫛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並同小祥但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
邱濬曰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卓子陳廢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於卓子上

儀節 序立如常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酌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
畢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主執事者用盥盛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

埋主祝埋畢始回家楊氏附注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既詳而徹凡筮其主且當附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於橫渠始祭後奉祀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夫所謂合祭者即橫渠所謂始祭也家禮時祭之外未嘗有合祭若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於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為此儀節庶幾不失云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氏某封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拜告辭尚饗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朱子語類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攷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

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邪曰橫渠說三年後祧祭於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則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攷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凡筮其主且當附於祖父之廟俟祧畢然後遷爾

楊復曰家禮與遷皆祥祭一時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人於祠堂又案先生與學者書則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凡筮其主且當附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祧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祧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為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附廟為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其為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况禮辨昭穆孫必祧祖凡祧祭時孫常祧祖今以新主且附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祧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故竝述其說以俟參考○高氏告耐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債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問比者大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冠不得不易而食肉欲以逾月為節不知如何朱子答曰逾月為是。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耐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馮善曰或問家禮大祥用酒果告遷於祠堂楊氏附注以為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遠行迭遷乎二說不同今當何從曰考朱子與學者書亦從橫渠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自與家禮不同今從附注陸家與蕭國材論家禮纂要書來說云一家禮大祥注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大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今案此說是矣但謂凡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凡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為主故也請裁之

明會典品官禮大祥。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日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

祥之儀視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

哭從如耐之序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庶人禮大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於靈座右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禮通考卷第五十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一

經禮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真統志前總纂前史總纂徐乾學

喪儀節十四

禫

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也

敖繼公曰中如中夜之中謂半之也中月者禫之後半月其相去蓋十五日也如以乙丑日禫則或以己卯禫矣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此之謂與也

乾學案禫在二十五月諸家辨說甚多詳見

第二十九卷

徐師會曰中月而禫二
十七月也詳禫月數篇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

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謂是禫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此禫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

禮通考卷五十一

用上旬為之若然二十一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萬斯大日特牲饋食禫月吉祭之禮也於何知之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為禫月吉祭也既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禫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禫而廢祖之配可乎曰三年不祭並廢人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漸也既曰祭祖而祝辭曰適其皇祖適者其誰也日祝辭稱孝孫則祭祖也非禫也既曰祭祖而祝辭曰適其皇祖適者其誰也喪三年不祭廢久矣至是而復焉故為是始適之辭云爾

萬斯同日吉祭猶未配諸家皆謂祭羣廟之祖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辭以某妃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為證愚獨以為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於祖廟耳當禫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給祭祖禫而不及新死者配之是謂吉祭猶未配蓋服除而哀猶未忘不忍遽同之於先祖也豈謂祭羣祖而謂配以祖妣乎從來祭祖無有不配以祖妣者甯有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是欲致哀於吾親而實得罪於祖妣不孝之大者也先王豈有此瀆亂不經之禮乎然則少牢何以言配而特牲不言配曰特牲不言配於宰贊命之辭見之此蓋文有詳略記禮者偶不及之非謂祭祖不可不配妣也凡經文有不辭之者往往彼此互相證此不言配正當取少牢之辭以見其必有配豈得反因彼之言配以疑此之無配乎況少牢陰厭祝辭言祖而又言配特牲陰厭無祝辭非唯不言配并補之正吾所謂彼此互相證之義也祝辭可取彼以相證而即取少牢祝辭不可取彼以相證耶且特牲固為禫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常贊命之辭獨不可取彼以相證耶且特牲固為禫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常祭之禮儻專指為禫祭之禮則於此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者之未配祀於祖廟而非此之配食於祖也敢書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乾學案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禫則既行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禮行之故儀禮士虞之後即繼以特牲之篇非無故也今取其禮附錄於後不但禫祭可考即耐練祥三祭亦可因以考見云

特牲饋食禮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禫非天子之士○子大夫士此用特牲故知是諸侯士也

郝敬曰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諏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為反以士先大夫邪

萬斯大曰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黍盛為重也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者何所以給黍盛也故王制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蓋有田則黍盛具而牲殺器血得因之以備無田則無以具黍盛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禮之主食飯唯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唯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為名也前篇士虞雖不名饋食然尸入之後亦先飯而後獻略與特牲禮同要知周時凡士大夫之祭皆先飯後獻其既也賓主旅酬爵

行無算蓋以食禮始而以燕禮終其大較也謂之饋食者何凡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此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視之故曰饋食者事死如生之義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諏謀也士賤時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及

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玄冠也子姓兄

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注所祭者之子孫言

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

席于門中闌西闕外注為筮人設之也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

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

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注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

祭日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

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疏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少

牢吉祭云以其妃配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

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占曰吉注長占以其年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初宗

人告事畢

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據儀禮唯有筮遠

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

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

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

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注三日者容宿賓

字尸父而各尸連言其親庶幾其乃宿尸注宿讀為肅肅進也進

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注宿讀為肅肅進也進

敖繼公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

也前朝三日說見士冠禮案注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不及天子諸

侯者天子諸侯所祭者遠為尸者不必皆其孫之倫或但以昭穆爾

日宿祭前二日也

主人立于戶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

禮記通考卷五十一

禮記通考卷五十一

上注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

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敖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在所筮者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苟也北面者亦尊尸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已然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注不敢南面當尊

敖繼公曰出門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注主人先拜尊尸宗人擯

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注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幸贊命筮

諾主人再拜稽首注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尸入主人退注相推而去尸不拜送尸尊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注薦進也泣臨也吾吾子將臨之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

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敖繼公曰筮尸宿賓皆同日為之故下文別云厥明以別之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上有甗注宿賓之明日夕於在

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注順猶從也於之制如今大木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注其西於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於以其生設洗于阼階東

南壺禁在東序豆邊劍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敖繼公曰豆邊劍蓋在東房之東下南上者豆一以並在南二邊次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賓及眾賓即

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象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宗人祝立于賓西北

東面南上注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再答拜三拜眾賓

眾賓答再拜注眾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敖繼公曰眾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眾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注

也注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

也注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注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

獸尾告備舉鼎鬯告絜請期曰羹飪注內謂之羹飪也謂明

賓有司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注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

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注夙蚤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

饔饔于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饔饔宗婦為之爨也西堂

方西面北上注亨黃也黃豕魚注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注

也注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陳于

房中如初注實之既而反之注敦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

矣注北

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注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

不升鼎者注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

異於神注盛黍稷者宗注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篋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

婦也萑御章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

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注祝筵几于室中東

面注為神敷席也注主婦纒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注主婦主

至此使祝接神注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纒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縉本名曰宵詩有素衣

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殺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

事必請注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

於姑注有司具注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注初視

北面立于中庭注佐食賓佐尸食注者立于宗人之西

敦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于旅齒于兄弟是也歸於門

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立于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此中庭謂東西之

中其南北則參注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注祝先入接神宜

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注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蠋醢醢

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注在也少牢饋食

在北注主婦盥于內洗昏禮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注命之

助主人及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

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鬻注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

魚用脯腊用注與也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與也

畢尊之既錯又以畢臨七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杜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

其本與未杜畢同材明矣今此杜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

神物惡桑義則少年饋食及虞無又何哉此無義者乃主人不親舉爾少半大

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耐練祥執事用桑義自此純吉用棘心也

西面錯右人抽局委于鼎北注右人謂主人及二贊者錯俎加

七注贊者執俎及七從鼎入者其錯俎東

乃枅注右人也尊者於事佐食升所俎鬻之設于阼階西注所謂

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注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

人之性注宗廟不贊敦鉶者以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

南南陳注少可親之芼菜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

啟會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注酌奠奠其爵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釋辭於神也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注皇祖某子尚饗○疏引少牢祝祝以

尸于門外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主人降立于阼

階東注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尸入門

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侍盟者執其器就之執筆者不授巾賤也宗

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

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饗勸彊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主人從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主人從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主人從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主人從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主人從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

祝命授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撰于醢祭于豆閒注命詔尸也按

祭祭神食也土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授讀同爾撰醢者染於醢

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注肺祭利肺也旨美

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注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

羹滫于醢北注大羹滫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舉肺脊以授

尸尸受振祭齊之左執之注肺氣之主也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

主人羞所俎于腊北注所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敖繼公曰所俎一而已故主人可以親設之神俎多宜使賓也不言俎與升文省少牢禮曰主人羞所俎升自阼階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也侑

敖繼公曰此祭以饋食為名故當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答也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所俎舉獸幹魚

一亦如之注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尸實舉于菹豆注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

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注庶眾也眾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膳炙醢醢南上者以膳炙為上以

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魚一也舉骼及獸魚如

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紼而前終始之次也佐食盛所俎俎釋

三個注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所俎將以歸尸俎釋三個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止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膈也魚則三頭而已不猶枚也

舉肺脊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醕者尸既卒食又卻頭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尸拜

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注肝肝炙也尸左執角

右取肝撰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

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注曰送爵者節主人拜○祝酌授尸尸

以醋主人注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

退佐食授授祭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

按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注聽猶待也受

大也待尸授之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

嘏主人注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案少牢云祝以嘏

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是也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

季指卒角拜尸答拜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

亦此意也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皆異於大夫也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袂於指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邊受注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筵祝

南面注主人自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

注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祝左執角祭豆與取肺坐祭臠

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換

于鹽振祭臠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

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

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筐升入復位○主婦洗爵于房酌

亞獻尸注亞次也次猶主婦或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注北面

內子也大夫之妻宗婦執兩邊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注

拜于主人北西面祝贊邊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注邊祭栗栗之祭兄弟

長以燔從尸受振祭臠之反之注燔炙羞燔者受加于胙

出注出者俟尸卒爵祝受爵拜送如初注送者○酢如主人

儀注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

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注撫按祭

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獻祝邊燔從如初儀○及佐

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賓三獻如

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注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賓三獻如

初燔從如初爵止注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席于戶內

注為主人鋪之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

拜送爵注主婦拜拜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邊注

贊亞獻也主婦薦俎人設注佐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

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

肝揆于鹽坐振祭臍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

末坐卒爵拜注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

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

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

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注主人更爵自酌

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三獻作止爵注實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

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尸卒爵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

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注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

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

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酌亦不承婦人爵

楊復曰今案上文主人主婦獻皆至視佐食而止今賓獻祝

佐食畢又致爵于主人主婦故洗爵酌致為異事新之也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注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

再拜者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

爵主人右答拜注就實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薦脯醢設折

俎注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折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

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卒爵拜主人

答拜受爵酌醋奠爵拜賓答拜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主人坐

薦俎從設注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為之與○眾

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

焉降實爵于篚注眾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答拜○尊兩壺于

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注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

酬賓賓在左注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解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

解拜賓答拜主人洗解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

面拜注西面者鄉賓位立于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主人奠解于薦北注奠酬於薦左非為其不舉行神惠

復位注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解薦南明將舉○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

賓儀注此主人之義亦有薦香設於位私人為之與○洗獻眾兄弟如

眾賓儀注獻卑而必為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眾賓儀則如獻眾賓洗明矣○洗獻內兄弟于房中

如獻眾兄弟之儀注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眾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

于篚入復位注爵辨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長兄弟洗觚為加爵

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

於主人主婦於主人主婦

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注戶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嗣舉奠盥入

北面再拜稽首注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辭諸侯尸執奠

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解再拜稽首進

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焉注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爵盡也每拜答

之以尊者與卑者為禮略其文爾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注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解嗣齒于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兄弟弟子洗酌

放繼公曰奠劍南之解也肝即肅之加于菹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解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酌不拜既爵

賁禮略其文爾

賁禮略其文爾

賁禮略其文爾

賁禮略其文爾

賁禮略其文爾

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

儀注弟子後生也○宗人告祭胥注胥也所告者眾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

皆離肺不言乃羞注羞庶羞也下尸故醢豆而已此所○賓坐取觶阼階

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注薦南賓奠觶拜長兄弟

答拜賓立于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

面答拜揖復位注其尊長兄弟尊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

長自左受旅如初注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

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賓及

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注交錯猶言東西○為加爵者作止

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

辯卒受者實觶于筐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解此不言交錯以辯

此其女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

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

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

皆奠觶于薦右注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

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注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爵皆無算注算數也賓取觶酬兄

實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思定好優勸之

敖繼公曰此亦賓先舉奠觶酬兄弟長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反奠于故處長兄弟又舉奠觶皆如初禮終而復始故云爵皆

送舉奠觶皆如初禮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算若其儀之與旅酬異者唯不拜爾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筐注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

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注事

祝東面告利成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尸謾祝前主人降

注稷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戶謾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義士虞禮備矣祝反及主人入

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注俎所以載所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徹

庶羞設于西序下注為將餞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

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

○筵對席佐食分簋銅注為將餽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舍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虞變敦言簋容

同姓之士得從周制爾祭統曰餽者祭之末也亦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也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

食授舉各一膚注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俊

敖繼公曰舉奠子姓也云及長兄弟則主人之子位在長兄弟之上明矣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

答拜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若是者三注丁甯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

祭銅食舉注食乃祭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養上養拜

受爵主人答拜酌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酌有與也

如初儀注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酌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

養執爵拜注答主人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

于筐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注下養復兄弟上

養即位坐答拜注既授爵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

爵降實于筐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注事餽者禮畢

祝命徹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注命命佐食俎主人之俎宗婦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注俟告利成少牢下篇

邪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郝敬曰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且許諾應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餽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出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注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

祝薦席徹入于房。○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

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

少半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

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答送賓也凡

食徹俎俎堂下俎畢出。注記俎出節兄弟及眾賓自徹而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鞞。注於祭服此也皆

日窳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曰視朝之服大夫以

祭今賓兄弟祿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鞞者下大夫之臣夙

與主人服如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鞞

初則固玄端。○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注榮屋水在洗東。注祖天地

筐在洗西南順實一爵一觚四解一角一散。注順從也言南

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

也四解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酌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禮殺

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

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李實之曰賓獻尸之時爵止

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止

敖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為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酌于

主人也四解者其一奠于神席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於賓其一乃眾賓長為

加爵於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者也

壺於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幕

用裕即位而徹之加勺。注覆壺者盥盥水

邢敬曰兩壺一盛酒一盛芝酒皆虛壺倒置於上日覆以瀝餘水未奠也蓋壺

蓋明日即祭日乃實酒水著禁尊畢加巾冪俟主賓以下即位乃徹巾加勺

邊巾以裕也纁裹棗烝栗擇。注邊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

皆之。○錒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苴。注苦若茶也苴莖

屬乾之冬滑於葵。○棘心匕刻。注刻若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

西面饔爨在西壁。注饔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所俎心舌皆去本

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注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

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薦之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敖繼公曰經惟云豆遵剛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經記不見之爾少牢饋食禮私人有薦齊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滄沃執巾者

在匱北注匱北執匱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滄沃稍注之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

授尸卒執巾者受注宗人代授中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

如之注辟位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注肝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

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注當事將有事而不至凡祝呼佐食許諾注呼猶命也

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注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注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內賓立于

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

其夫屬於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

面注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眾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

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婦舉解於其如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解酬宗婦之如交錯以辨宗婦之如亦取奠解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辨內賓之少者宗

婦之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

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饔饗雍饗注雍熟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饗亨者祭雍

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饔饗於饗夫饗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注賓

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賁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去之○尸俎右肩臂臑肱胙正

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

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脊無中脊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專長脊一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郝敬曰俎實牲體以骨為本因尊卑為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俎用右肩胛下為臂胛下為臑肱作臑股骨也胙胙同脚骨也正脊脊傾也骨多併二為一短

脊近肩骨短也

膚三注為養用二厭一也離肺一注離猶挫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剝肺三注為尸主

一人主婦祭

郝敬曰刊肺刊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不組也

魚十有五

注魚水物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而組尊卑同

腊如牲骨

注不但言體以

有一骨

郝敬曰腊野獸殺者腊組如牲骨無膚與肺也

祝俎脾脰脊二骨脅二骨

郝敬曰祝俎祝豕俎髀尾骨脰脊即正脊脰直也祝以下組不言魚腊同也

膚一離肺一○昨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注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臂左體臂食組不分左膳折辟大夫妻其餘如昨俎

注餘謂脊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主婦俎與昨俎同也

佐食俎敲折脊脅

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注左路也賓組全體尊賓不用尊禮為人所折不言所分略之

敖繼公曰凡幣與敲連乃為全體上記兩見敲折則此幣亦非全體矣不言幣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其餘謂脊脅膚肺

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

注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

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眾賓私臣門東北面

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注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

爵斯大讀特牲饋食禮三則禮言小宗之法有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宗子為主祭而立有繼高祖之宗則士之祭自高祖而下可知大夫則更及太祖其宗百世不遷故謂之大宗然禮又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合祭又可知考特牲少牢二禮其祝辭及命筮之辭唯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為特牲祭昭昭矣蓋舉祭祖以為例其祭高曾及稱俱以此推之自稱則孝孫孝曾孫若孝子唯所易可也○凡主祭者稱主人即宗子也祝辭稱孝孫則適孫為宗子也適孫為宗子而祭祖則伯父叔父以下皆宗子也祭故特牲少牢二禮有子姓兄弟皆與主人同祖同父者也而伯父叔父獨未無不預祭之理禮文未有見已包於兄弟之中也其不別出為伯父叔父之所自出之正體伯父叔父同祖之旁尊旁尊不以加宗故不別出伯父叔父之文所以

全宗子之尊也推此而言宗子而祭曾祖也則從祖而下凡再從者皆在焉亦於兄弟包之也宗子而祭高祖也則族曾祖而下凡三從者皆在焉無不於兄弟包之也禮文所稱長兄弟者此其最尊者歟○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援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為禘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饗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援此以實之不思祭成喪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著非指祭祖禩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為言飽餽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也特牲禮之改設雖於屋漏然而非用筵且閤戶牖俾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何且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償尸者有改設之邪

乾學案祭畢設饗之時有宗人遣舉奠之文諸家據上文嗣舉奠謂此舉奠即主人之嗣子他日代主人為後者也夫以舉奠為嗣子而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是父拜其子矣父拜其子古今未聞而儀禮乃有之誠所不可解也不然則諸家解者之謬

也○儀禮經文依敖氏元本與監本稍異

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禫宮也○疏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

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說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詁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問傳既禫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

顧炎武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說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

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馬融孟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尤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喪道日損是以既葬則虞成事則禫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始喪衰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有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為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為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閒釋衰絰而被玄黃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儒論其月則異焉以情考之蓋祥禫者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在祥月中此三年之喪也康成之說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期為二十七

以彌其日為母而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蓋三年所以為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既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從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嘗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在禫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從月而樂者作於己者也雜記曰親喪外筮歌言十日者蓋亦從月之謂也三年之喪致於從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五月而禫者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夫子曰獻

子加於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疏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期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獻子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

陳祥道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為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側孔子皆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等而已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中月而禫禫而牀○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論語去喪無所不佩

朱子語類先是一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唯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周怡曰三年之喪禮書止於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凡二十七月本朝用二十七月扣日計月實滿二十七月計月則二十八日也禫者淡然之意則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若依禮書中月而禫則於二十八日忘日無事舉行何以釋服若再祭吉是重禫也禮則澆矣禮本諸人情親喪自盡三年之喪自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孝子之心雖加一日猶為可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說者皆病獻子之過謂夫子言其禮過於人非先王中制也愚則謂甯過也無甯不及也少連大連善居喪三年憂禫在其中矣人之於親也雖至情雖孝子久而易忘也何忍於祥禫之間計月日乎有所限而行者謂之守禮則可謂之孝親則吾不知也

乃謂練祥而不禫也禮始虞曰哀薦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凡喪非虞耐練祥無沐浴練祥之祭其他禮儀之變散見乎禮經而獨無一辭及於禫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佩皆復其常矣而獨綬冠素端何也且綬冠素端與夫繼之為黑經白緯皆於經無考鄭氏之鑿說也由此論之禫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孝子猶素編麻衣而後禫其變也馴矣而又何綬冠之有蓋三年之喪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於總矣而不言禫何時除是禫即除之名也曰是月禫王肅之說是也

期喪禫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此

謂父在為母也

喪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注自所為禫者也○疏慈母亦宜禫下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慈母亦

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特記文不具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

如下文言則亦猶杖也禫為腸外故微奪之爾

宗子母在為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謂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

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歿母存有杖可知此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後葬者但有練禫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乾學案期服有禫謂父在為母及夫為妻也其祭之儀節不知與三年之禫同乎異乎然禮言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既備此三者之節則必倣三年之禮行之矣是禮也自周至梁陳皆守而不變逮隋牛宏始廢十一月之練而祥禫猶如故至唐高宗世易母之期服以三年於是母喪無期服因無期服之祥禫而妻喪之祥禫亦廢矣古人之論妻服也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

報之誠哉是言也後世妻服無祥禫之制則妻喪竟等於諸期喪而與古禮大異矣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禫祭欲補妻期亦服禫之說案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曰父在為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有禫亦當有練祥則雜記注專指為母泥也今制母喪亦三年有禫妻長子不復有禫蓋亦有由古人父在子為母期故妻喪有子者已與子同服其練也禫也已與子同一日也今制子雖父在為母三年則妻喪有子者已與子同服其練也禫也與妻之練也禫也與子為其母之練也禫也先行其祭子之練也禫也禫也復設祭之禮古人父為長子三年子為父三年故長子喪而有子者已與孫同服其練也禫也與孫亦同一日也今制父為長子期則長子有子者其喪也已服期而孫服三年已為子之練也禫也先行其祭及其孫之練也禫也復設祭之禮於此欲得兩盡之道不可不酌古今之宜妻喪未育子者其練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其有子則當就子之練禫祭已為主而申其意可也為長子而無孫者其練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已有孫則當就其孫之練禫祭已為主而致其哀可也然小記又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父在不得為妻禫可知所以然者父主適婦已不得為主故也此處宜分別書之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附禫祭○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附設几筵於奠掌事者設

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常篚實爵一巾一加冕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墉下醴酒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人立於罇罍篚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為長子者三年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批曰妣夫人某氏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祇薦禫事于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內外皆

哭祝興跪進奠版於座還罇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
自東階還寢降相者內引妻妾女子以下降自西階
側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鬯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
戶徹饌以出祝匱神主闔戶以降耐廟如別儀自禫之
後內無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耐廟六品以下○將耐卜日如常儀四品以下掌事者先於

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為埽室四品以下前三日主人及亞

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

事者清埽廟之內外其廟應遞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

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醢以安神少頃掌事者徹饌以

出掌廟者以次匱神主納於埽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

又設考之耐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

向右几婦則耐於曾祖姑亦如之曾祖及曾祖姑皆據孝子之言於

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

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亞獻終獻以國官

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罇於堂上室戶之

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雷六品

南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

巾二加罇其爵數耐日內外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

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下其牲之饌簋二釶二酒罇二其

二罇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玄其籩豆一

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

掌事者具腰輿掌廟主開神主置於座降出曾祖妣神主並

執罇鬯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皆入就位又諸

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

出曾祖妣

而已

禮記卷之三十一

六品以下云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同內外俱就靈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

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

座前祝納神主於置置於輿祝仍扶於左若附妣則闈寺之屬扶於右降

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

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遷神主人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

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行事

者從入各就位與詣室前迴輿西面祝啟匱出神主於

座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

各就位自內外各就靈室以下四品以下無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

設訖掌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盥洗盥手洗爵升

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

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與相者引主

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祖座前

俛伏與出戶北面立羣祖及考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

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

昭告于曾祖某官封諡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附母祖某官封

諡若附母云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附母云妣某氏如父在不可

別立一室藏其主待考同附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人附

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用適于皇考封諡以遷王考封

諡祭附孫某封諡無官封者但用以適遷云附孫某孫若母同附則云適遷于

姑某氏以躋附孫婦某氏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祗薦于曾

祖某官封諡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封諡祖妣某氏配

考某官封諡若附母則云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尚饗與主人再拜祝進入奠

版於曾祖神座與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

主人獻將畢相者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

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
獻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前考亦如之
俛伏興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西壁下東面再拜
相者引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盥洗盥手
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
豆還罇所贊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
又相者引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
者與祝闈寺者納曾祖神主於埽室出又以腰輿升詣
考神座前祝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
進酒脯之奠於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埽室自掌廟者以下六品
無齊衰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衰同父在
為母為妻當二祥及禫日月之期雖異其儀節則同周
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算各以其日之晨備衰服升就位

哭盡哀降詣別室釋衰服著諸服又就位哭盡哀出就
別室終日異門者至夕各還其家
政和禮品官喪儀禮○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內外
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
夙興祝入設几筵於輿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
服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
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
右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
告于考某官封諡尚饗餘如大祥之儀贊者引主人以
下出降自東階還寢祝收几筵以出自禫之後內無哭
者擇日乃祔如別儀
庶人禮禫○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禫服陳於別所
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

於奧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內外俱升就位
哭盡哀降釋祥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
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止哭祝跪讀祝
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尚
饗如大祥之禮贊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次自
禫之後內無哭者祝收几筵以出

品官喪禮附○將附及擇日以柔前期三日主人及亞獻
終獻諸執事謂祝及贊者之類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之

夕掌事者清掃廟之內外無廟者正寢之內外設祖考之座於廟無廟者於正寢或五位或三位或二位皆臨時視品秩設之尊者東向餘南與北相向
祭二世者止為南北位而已若附妣則設祖妣及妣之座更不設祖考位其有考妣同附則皆設之下依此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皆西向諸子孫位於庭

北向西上其日夙興掌饌者具饌於階下主人以下入
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各陳

於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初獻盥手升自東階進詣東
向位前以醖跪奠酒俛伏興又引詣次者位奠酒如初

再詣東向位前西立祝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
年月朔日辰某孫某官封某各隨其官爵稱之敢昭告于某祖某

官封諡無官封諡者謹以清酌庶羞祗薦於某祖某官封諡
某妣某人某氏配此例考某封諡若母先亡則云妣某氏配若附妣則曰某祖妣某人某氏若同附則

如上儀皆言配如母亡而父在更不稱止為他室祭之也尚饗祝興主人再拜興降出贊者引
主人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次引亞獻盥手詣諸座

前奠酒再拜如初不讀祝文復位引終獻亦如之復位贊者曰
再拜左右皆再拜贊者引主人以下出掌饌者徹饌別

薦酒脯之奠少頃徹之

乾學案政和禮凡品官喪儀後必列庶人喪
禮唯附則有品官而無庶人不知何故將當

時禮官遺之邪抑後世傳錄者偶軼邪

萬斯同曰開元政和二禮廟不在卒哭後而在三年禫後與古禮大異矣書儀家禮則於卒哭次日行耐禮耐畢返主於寢至大祥徹靈座而後主始入廟探古禮與開元禮而兼用之世人皆以為善愚竊以為廟者神之所處寢者人之所居以死者而處生者之寢毋乃褻越已甚乎況人死既葬則以入廟為安今也不忍遽離其親而俾神靈不得歸於廟是欲愛其親而反鄰於不敬矣何如蚤歸於廟者為幽明之兩得哉至於孫必耐祖為古之宗廟迭遷者言也後世無別廟之制祖考盡處於一堂則耐自不必拘昭穆之例而獨祀其神矣開元禮之並祭三代雖有戾於古禮此固可以義起者也又何必古人之是而後非邪

司馬氏書儀禫祭○大祥後開一月禫祭土虞禮中月而禫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是月之中

隨便擇一日設亡者一位於中堂祝奉祠版匣置於座出之藉以褥主人以下不改服入就位俱立哭祝止哭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眾設食亦同卒哭禮執事開酒主人斟亦如虞祭禮拜不哭改大祥祝辭云奄及禫祭又云祇薦禫事亞獻終獻闔門啟門復入就位皆

如虞祭而不哭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應拜者再拜哭盡哀祝匣祠版奉之還於影堂主人以下從至影堂不哭退執事者徹饌

朱子家禮禫○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問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朱子曰二十五日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當

前一月下旬卜日下旬之日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盃盂盤子於其上西向主人禫服

西向眾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薰稜命以上旬之日日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尚饗即以玳瑁於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詞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某月某日祇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前期一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

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於靈座故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橫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為禫祭祥事為禫事至辭神乃哭

盡哀送神主
至祠堂不哭

儀節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焚香 跪 告辭曰孝子某將祇薦禫

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就位祝奉主橫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祝出主置於座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以後至辭神並同大祥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舉哀 哀止 焚祝文 送主主人以下從 納

主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

官府君神主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祇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邱濬曰案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於此案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體酒始飲酒者先飲體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猶未可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閒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云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服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議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無可疑若

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
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
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
常祀於家廟可也

楊復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

明會典品官禮禫○大祥之後閒一月而禫禫者淡淡
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
來月三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
香爐香台環玦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歔兄弟次之子
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薰玦
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
某官府君卽以玦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
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

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
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
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
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
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
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喪主以下皆哭
盡哀乃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啟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
送神主至祠堂

庶人禮禫○大祥之後閒一月而禫既卜日前期一日
喪主及諸子俱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乃陳器具饌
其日夙興祝入拂拭几筵詣祠堂出奉神主置於座喪
主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
盥手奠酒祝立於神座右止哭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

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禫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俱哭盡哀送神主還於祠堂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一

喪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經禮禮部待鬻隸墜亥齋庶夷

清真統志制裁開總裁徐學

喪儀節十五

喪畢吉祭

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

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同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薨三年既畢禫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禫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股祭一禫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疏玄鳥燕也一名凱禘三年喪畢之祭也契殷之始祖也古者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禫于羣廟○武丁為太戊玄孫之孫禮三年喪畢禘于太祖之廟以新廟之主序于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禘合祭于契之廟故詩人作歌○序云禘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禘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不獨主于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是為高宗而作禘故知是為高宗之後初禘于契之廟也○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于太祖明年春禫于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載股祭禘在六年明矣○文二年經書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彼是除喪而禘則知閔公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禘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

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辛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正長域有也○箋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

自契至湯八遷始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古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常有邦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是承傳九有九州也勝任也。箋方

命其君謂偏告諸侯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黍稷而進之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傳畿疆景大也員均荷任也。箋止猶居肇當作兆王居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彼至也祁祁眾多命其宜也百祿是荷謂是擔荷天下多福。疏景員維河者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然言其沾潤無所不至也

乾學案此三年耐廟之禮於經傳所稱為最

古但謂之祫而不謂之禘與春秋不合也春

秋謂禘於太廟此云先禘於其廟後祫於太

廟杜預謂三年一禘此謂五年再殷祭一禘

一禘皆不同也然名異實同予特著喪畢吉

祭本於鄭氏以見後人誤解練而遷廟之說

有必不可通者爾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范甯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成而吉祭之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三年矣曷為謂之未

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日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而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一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日者在二十五日外可不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

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為未可以稱宮

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賣豐妻參五

二

不三年也

乾學案公羊言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是
二十五月而喪畢也何休乃以是月為二十
七月似與公羊不同蓋二十五月者指大祥
而言二十七月者兼言中月而禫也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注莊公薨至此方十二月喪未畢○疏吉禘于莊公卽是莊公立宮而不稱
官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
此喪服未終舉吉以非之文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于太廟不言吉者其議已
明故不復云吉知禘是二年喪畢之祭者此莊薨來二十二月仍書吉以譏之明
三年喪畢方得為也其禘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卽得行禘
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初服吉嘗卽給于太廟明年春始禘于羣廟今范云三年
喪畢禘于太廟必不得與明年春禘于羣廟同其除喪之月
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

胡安國曰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
蚤也于莊公者方事于寢非宮廟也
高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
張洽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于周公之廟趙氏陳氏言之詳矣
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于神主忘哀借上反易人

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
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楊復曰閏公喪未畢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于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素
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序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
春秋禘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譏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于周公
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于莊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吳澄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
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
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

法五字諸罪畢見眞聖筆也
趙汭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禘祠烝
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禘嘗烝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禘夏禘
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名春祭曰祠郊特牲
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
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
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
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
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書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
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

汪克寬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禘於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
云卒哭成事先禘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日禘
于莊公蓋以吉
禮特祀于寢爾

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禮記卷之三十三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注以新死者之神耐之于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禘乃同之于吉○疏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殯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又曰凡三年喪畢而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喪無非時之議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爾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為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爾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為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

乾學案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

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虔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為左氏之意蓋謂耐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為是言者蓋卒哭而耐但耐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

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為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已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

左傳襄公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

注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乾學案吉禘于莊公傳范甯注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何休注云士虞禮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作僖公主杜預注云三年喪終然後主入于廟參會三注禘廟之期可知已然猶有謂當以卒哭之明日附

主者請以三傳之文申繹之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曰祔而作主是作主之日即祔之日也明日即以祔廟是主不過一日在寢矣虞而設几筵本欲以依神乃不數日而遽撤之依神之謂何但觀於主於廟對舉竝稱主之不在廟可知矣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虞主即所謂祔而作主也埋于兩階不祔廟審矣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鄭氏以為練時當遷廟與吉禘之傳不相合何氏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

言部通考卷五十三
五
遷朱子曰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又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必先遷高祖于太廟夾室然後可以改釁其廟將納祖考神主又俟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其廟而納新祔之主斯言諒矣蓋古人謀事貴豫祧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竝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或又

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卽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也案曾子問篇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入夾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於虛主乎若夫莊公薨二十二月而吉禘經猶譏其速成公三年二月書新宮災三日哭穀梁傳曰禘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日猶言迫近三年入廟

之期殆一定不可易矣。○又案開元禮書儀家禮會典神主人廟之禮竝舉於大祥之次日蓋泥於公羊吉禘于莊公傳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然儀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耐廟之禮不可先於禫祭何氏曰是月者二十七月也當從古禮為正。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

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

緘豚

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靜也自由也其餌謂將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刳餌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

溝渠祝下擯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
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
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
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于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
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
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
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
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
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乾學案朱子引大戴禮國君遷廟篇謂君及
從者皆玄服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卽此
文是也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卽告于殯宮之
几筵也士虞禮特牲饋食側亨于廟門外注
曰鬼神所在則言廟尊言之是寢亦可得稱
廟矣但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祭義君牽牲
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于碑是廟
中方有碑也寢有碑未見經傳再據賈公彥
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
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旣北面揖當碑揖則
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
庠序之內亦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
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

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然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為出殯宮無疑後曰擇日而祭即喪畢吉禘也覺廟遷廟二篇吳澄編入儀禮逸經中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

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費于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費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寢小寢同盟將葬又

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費于寢不得致也

乾學案公羊傳以夫人為僖公之夫人穀梁傳以夫人為僖公之母氏皆與喪禮無涉故不載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范甯注大事禘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

乾學案三傳皆論先禩後祖之義不及於喪畢之祭故皆不載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禘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禘秋禘嘗冬禘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禘嘗冬禘烝問歲奇偶如虞夏案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案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禘于太

祖來年春禘于羣廟

禘毀廟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于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禘後禘者案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

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

禘所以喪畢有此禘禘者為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

一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一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

五歲再問天禘以夏禘以秋詩闕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

道大成也禘以秋者以合祭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禘也第也

魏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

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

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衰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

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

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

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

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案太和六年用王肅議博士徐禫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

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

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

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皆禘

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案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

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

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也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

所遇唯春不禘故曰特約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

故烝嘗以時況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

月當殷祀

乾學案通典此條列於元興三年議殷祭之

後則此徐禫所議亦應在此故今列於宋志

孔安國議前

宋書禮志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

孔安國啟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三年二月劉裕復京師次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至京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

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

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

中丞范泰議今雖既耐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

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

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

于寢今不設別寢既耐祭于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

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

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

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

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

安國又啟范泰云今既耐遂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如泰

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耐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

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案穆帝章皇后何氏崩於元興

三年七月瑾與徐乾范泰等所奏俱在義熙元年四月後喪未滿一期故云然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

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甯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

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

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

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

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

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

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

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

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啟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譽墮

稽停遂非忘舊請免秦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
博士徐乾皆免官

乾學案安國之奏言其年四月應殷是指論
義熙元年事也時章皇后未及一期自不宜
殷祭劉瑾范泰俱引義執爭反致劾貶何也
縱晉家故事不然要其議自正而安國必欲
加之以罪不亦甚歟○又案泰等所議在義
熙元年而安國劾泰等免官乃在二年六月
當是追論其罪爾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
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
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
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

喪畢然後禘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
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
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
雖祥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
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
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
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
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
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如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
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
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
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
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禘則禘鄭玄云禘以孟夏禘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云公羊之文如為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為允詔可

魏書禮志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王制曰天子殖禘禘禘嘗禘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

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禘也審禘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徧禘羣廟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宜大禘六室

神祏升。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旣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請付禮官集定儀注制可。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卽位三月甲子尙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與案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竝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

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竝有證據可依請

舊唐書禮志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燦等議曰案禮記正義引鄭立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

禮記卷五十三
禮記卷五十三
禘為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燦等議為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禘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

乾學案史燦此議與文苑英華所載同若新

唐書所載則過於疏略故今從舊書

陸淳禘禘說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乾學案禮大傳言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之所由設亦即後世儒者論禘之本也乃許叔重鄭康成輩皆以為三年喪畢之祭得母與大傳之文相背乎彼見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以為莊公之喪將畢故禘以致新死者之主不知此特慶父僭亂之所為何嘗因莊公之喪乎況莊公之卒至是始二十二月其可謂之喪畢乎夫以慶父一時犯分之事而後人乃據之以

言禮志卷五十二
為典要何其謬也陸氏之言深得制禘之意
故錄之

宋史禮志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
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禘以孟冬又
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宜改孟冬薦享
為禘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
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白天僖二年四月禘享至
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為禘享

英宗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為禘祭案春
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
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
天僖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
冬應禘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禘例

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
禮未應禘明年未禘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
禘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
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
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禘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
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禘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
五年再為禘禘喪除必有禘禘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
當禘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
時享然享廟禘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禘未嘗
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常并行於季冬矣其
禘禘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禘祭明年
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金史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

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
案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
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
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
禘祭踰月即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
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
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
祫禮伏為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
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
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
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
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
上從之

陳祥道禮書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
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
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禘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
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禘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禘且躋僖公焉非禮
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後禘僖公以十二月所少者四月喪
畢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
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
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禘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末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
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爾
則有事為禘可知此五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
後禘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其言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
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義
宮此魯之失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之非禮蓋此類歟

忌日

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注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注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注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疏言服親之
喪已經三年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
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下篇
子卯為人君忌日鄭恐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

陳祥道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陳澧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家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唯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吳澄曰忌日親之死日不樂有哀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喪之當有限制故不過三年而止喪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憂雖終身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滅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之時餘日則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

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疏忌日不用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陳澧曰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此心極於念親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方慙曰練祥則止於又期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輔廣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注言思親之深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

于宗室注歸為歸其宮也忌日死日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疏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殯各歸其宮也若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

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孔叢子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

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

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

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

餘年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顏之推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蓋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其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燕聞聲樂及行遊也

舊唐書祝欽明傳欽明為禮部尚書知政事以匿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

盧邁傳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巨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為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奏狀曰臣案禮大夫士將奉

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也又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即還家皆無忌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甯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

辭王事巨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俸

開元禮凡百官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日聽還

宋史羣臣私忌開寶敕文應常參官及內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

前之夕聽還私第

對氏見聞記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唯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唯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亮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輿感以對賓客故弛懈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請假之由是在於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好言笑迫有急率甯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葉夢得石林燕語禮建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建為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元豐編敕修假甯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進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為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為不假存則為假所以別於父母也若謂逮事為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為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為天時一變為有識欲以三月為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乾學案唐宋之世士大夫遭忌日率多齋居
謝客不預人事而朝廷亦有給假之令故元
巨以私忌辭攝祭欽明以匿忌被貶官其時
之嚴於忌日如此後世居官者不得給假不
過陳饌一享燕居如平時其視古人為何如
哉

張子全書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
人情自亦不害○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
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
忌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
幣其子孫食素○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
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
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

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
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古人於忌日
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

二程全書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
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侯子雅言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饋餼有召侯師聖師聖
不在或問之師聖曰王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

家禮忌日儀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止一位厥明夙
興設蔬果酒饌並如祭
禮之儀質明主人以下變服今擬用
素服詣祠堂
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
啟門辭神納主徹

邱氏儀節

並如祭禮除去受胙
節其奉神主出就正寢告辭曰今以某親某官遠諱之辰敢
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若考妣及祖考妣
近死則讀祝後加舉哀哀止

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餘儀皆如祭廟

祝文維某年歲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或曾孫立孫敢昭告于

某親某官府君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

罔極如祖考妣改此句為不勝永慕旁親不用追遠感時一句止云不勝感愴謹以牲醴用申奠獻

尚饗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黻布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語類問忌日之變張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

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朱子

答云唐人服黻今只用白生絹衫帶黻巾○問忌日

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

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先生母夫人忌

日著黻黑布衫其中亦然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

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過每論士大夫家忠

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

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

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

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黻巾終日一日晚到

閣下尙裹白巾未除○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

之前不見客○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

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不會說若是無大礙

於義理行之亦無害○忌日衣服飲食如何答曰橫

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但主祭者易以黻

素之服可也○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

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

處亦可暫停

直德秀讀書記近世大儒有忌日以黻衣巾墨衰受弔者或疑之答曰禮不云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前世名家嫁女其篋中有墨衰一稱以為忌日慰舅姑之

服皆可
法也
予謂談錄文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于歸時衣笥中得黑黻衣如媿骨
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
家猶有此禮今之
時固未嘗聞也

季匡父資服錄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計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
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
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閣飯不葷茹蔬晨受親戚慰早見不
唯別異外賓抑容畫得議事暮當賓朋弔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其畫也尺題
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
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於子龍三日之不餐叔治七歲
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邪或聞近
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金史明昌元年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 母忌日並給假一日

張萱西園聞見錄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
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
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張吉成
化時爲工部郎以直諫謫景東州判官景東西南極邊俗鄙戾吉教之以禮義
上官陶氏者遺其子乘來學問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其俗亦
漸以
變

李濂忌日答問李子當考此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素竟日客有造謁
於門者聞人辭焉他日客慍見李子再拜謝已而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
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於考妣忌日致齋
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
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視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
元巨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
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
賓不理眾務而艾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黻衣如媿骨皆驚
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
之聞也晦菴先生每於母夫人忌日著黻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
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
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
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
不同時則當寒而煥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
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吾矣作忌日
問答

薛夢禮教家類纂凡祭祀所以報本不可不重近世多不行四時之祭唯於忌
日設祭前期不齋臨祭無儀祭畢請客飲酒皆非禮也今宜悉依家禮○忌日
祭止本親用四蔬果小三
牲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錢謙益初學集廖公昌期行狀云公詔獄死狀祕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
稟館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
六月閣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
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

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為忌辰忌日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

仇氏家範凡遇忌辰請主出就正寢孝子素服致祭是日不得飲酒食肉夜則出宿於外

張文嘉齊家寶要忌祭儀節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

今以某官某考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贊唱

去飲福受胙○若考妣於讀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近故者亦然○祝文

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為

不勝示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奠獻謹奉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

用伸奠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案妣不曰耐食而曰配食配合

也蓋夫婦得合食也○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

妣白冠白衣○陳敬亭曰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

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雖喪三年

亦未足報故於是日追思哀慕傍徨急切屏絕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

之誠伸終身之慕焉爾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復哀

戚於親亦忽然甚矣子情甯若是忍哉鄉先生翁廣平相嘗有言曰凡祭皆吉

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

故此祭宜與祥祭禮類列於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為有見

懼式相愧林漫錄祖先忌辰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

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為吾上世先公所呼

號擗踊之日者而若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

可知之誤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列為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孫勿

忘

張獻翼家兒私語甲申之歲余年五十一矣二月十一日先妣葉太君忌日也

余晨起著麻衣率三男請所供先妣像於寢室而拜之嗚咽涕淚不能起仍命

三男曰此余適母猶汝曹之於吾妻朱氏也余五十猶能慕親汝曹適母之服

未闕朔望拜奠遂不知孺子慕何邪及備保類諷余曰有生母高年在為適母

忌日喪服舉哀何不降殺稍避之余曰吾聞為生

母壓於適母者有之未聞為適母壓於生母者也

生日之祭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親生無祭鄭氏曰祭死不祭生今俗皆有祭及親義門

鄭氏麟溪集云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辰奉神主於有序堂上行一獻禮

此為可據竊念親在生辰既有慶禮沒遇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可也○

生忌祝文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曰歲序易遷生辰復遇存

既有慶沒甯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

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尚饗妣同

姚旅露書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為暗忌生日為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

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顧渭生忌說首德間有馮善者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既有慶沒甯敢

忘予竊以為非禮也賈公彥云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雖所以哀死也故死乃曰

忌生安得謂之忌哉又見義門鄭氏家儀云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

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服就中堂位雙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遷易

生辰復遇生既有慶沒甯敢忘云云蓋馮善生既有慶二語本此家儀乃元人

鄭泳所著合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損益成書既曰家禮俱無又曰似不可少

則亦以臆說未敢自信且生日忌而生日之祭似為近古晉人又有忌月

之說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南齊

張融忌月三旬不聽樂總

之率情踰禮宜無取焉

人子生辰

顏之推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明為製新衣盥浴裝飾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
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
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沒之後此事亦絕

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夏五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
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
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真德秀曰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
能行之況學者而可昧此乎今北人有以生日為母難日祀其父母者蓋思此
身之所從來有申吾追慕之情良是也程子亦云人無父母
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欲人之自省切矣

禮通考卷五十二

